今天：但問情若何機向白雲墮

三民公司的張博士孝民，電約來見，云有十萬火急之大事面談，他是張靜沙龍的同志，又是我們東岸生意在港的絕樞紐人，便請他駕上來，在內辦公房見面。他全身夏裝，滿頭大汗。忙叫後生送汽水、熱毛巾來招待。

「老兄，不要急，什麼天大的事，也一定解決得了，請坐下來細說詳！」請他來一枝雙拔奇思小雪茄，從頭說起。

他點了烟直搖頭：

「難慌難慌，你知道昨天華航一架大貨機原本飛香港返台北的，到香港東南四十五英里，右轉彎飛過了虎門，廣州白雲機場降落了……」

「投奔大陸！」我好笑：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現在不是說那機長王錫爵，已經參觀過外賓會場、中國市場，吃了可能是大三元的特級鮑翅乳猪仔酒席麼？晚報還刊出了廣州當局和王同志敬酒的玉照。這小子精壯很神氣。怎麼樣？現在已經通知台北華航，請他們派人飛廣州，辦理人機交還善後呀！關你什麼事？」

「太關我的事了，大老板。你說那小子，哼——老小子是真，就來六十歲了，退役之後駕民航機有十九年了，五十七？告訴你，貨機之中，有我們台北公司訂的泰國水果，很不少呢！怎麼辦？你說！我昨晚跟台北通了十個電話，今早起三次電話，怎麼辦？聽說正開會呢？這也不知道，那也弄不清楚。三個人，副機長和機械士，說好了不跟那老小子投共，要回台灣說，人家廣州當局公開說：來，歡迎；要回去，歡送！」

「可是等候台北華航派人到廣州辦理王錫爵以外的二人、一機、貨物百十來噸的手續呀。華航說已託香港國泰——第三國人，便請他駕上來，在內辦公房見面。他全身夏裝，滿頭大汗。忙叫後生送汽水、熱毛巾來招待。

「老兄，不要急，什麼天大的事，也一定解決得了，請坐下來細說詳！」請他來一枝雙拔奇思小雪茄，從頭說起。

他點了烟直搖頭：

「難慌難慌，你知道昨天華航一架大貨機原本飛香港返台北的，到香港東南四十五英里，右轉彎飛過了虎門，廣州白雲機場降落了……」

「投奔大陸！」我好笑：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現在不是說那機長王錫爵，已經參觀過外賓會場、中國市場，吃了可能是大三元的特級鮑翅乳猪仔酒席麼？晚報還刊出了廣州當局和王同志敬酒的玉照。這小子精壯很神氣。怎麼樣？現在已經通知台北華航，請他們派人飛廣州，辦理人機交還善後呀！關你什麼事？」

「太關我的事了，大老板。你說那小子，哼——老小子是真，就來六十歲了，退役之後駕民航機有十九年了，五十七？告訴你，貨機之中，有我們台北公司訂的泰國水果，很不少呢！怎麼辦？你說！我昨晚跟台北通了十個電話，今早起三次電話，怎麼辦？聽說正開會呢？這也不知道，那也弄不清楚。三個人，副機長和機械士，說好了不跟那老小子投共，要回台灣

八：三份人玩

袁野大喜，曰：「我現時計一個朋友，如果但願意，叫我地三份人玩。」

袁野亦正計一朋友，名叫王龍，邀但入股。

王龍亦認爲可以一博，但有咁多水。

袁野曰：「阿龍，我計過數，除場租等等開銷之外，我地不必咁多水搵啲手，只要有機票錢、場租錢，部分宣傳費，約摞七、八萬銀，已經可以啦。」

王龍詫曰：「阿袁，你有冇計錯數？」

袁野曰：「有計錯，場館抽兩成佣，可以押後到賽前一個禮拜界，到時我地實飛有水，可以付出這一筆場佣；至於拳師報酬，我有把握先界一半或三分一，係到埗至界。」

王龍曰：「咁尾數呢？」

袁野曰：「尾數可以打完個晚結清。阿龍，大家一場老友，你甚麼不必擺錢出來，我需要人手，以勞力當股，如何？」

王龍曰：「咁你又點？」

袁野曰：「坦白講，我以前雖然搵到多少，已經使清，今次要靠麥仔。」

王龍曰：「咁好似搵人老襯唔。」

袁野曰：「不是搵老襯，正所謂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請拳手，我可以押慣電話，今早起三次電話，已經等於銀紙，而且我識講泰話，好多嘢要靠我，亦即是銀紙喇。」

王龍曰：「不可咁計法，喺，宣傳亦好緊要，要靠麥仔，咁麥仔亦可以話以勞力當股份。」

袁野曰：「阿龍，機會不可錯過，總而言之，蘇州過後有艇搭，明日搵麥仔飲茶。」

次日，三人在茶樓密斟，袁野講了一番有力出力，又話擅住七八萬銀可以玩。

麥仔曰：「係咁亦唔錯呀。」

八：怪現象難解釋

猛然間，唐大衞曾見桌面上有一灘酒液。他清楚記得，昨晚一共斟了兩杯酒，一杯自己乾了，另一杯是李小姐乾了，那麼，這灘酒從何而來？難道自己睡時打翻了酒瓶？再看那酒瓶，瓶蓋緊緊的，即使打翻了也不會漏出酒液來的呀。

簡直要找鬼問摩斯來破案——他禁不住解嘲了，只好不再想這問題。

用抹布將酒液抹去，奇怪的事又發生了，酒液一抹去後，很快就留下淺紅的痕跡，那痕跡如半個巴掌般大，而且成爲心形，他怎樣用勁抹去，也抹不掉，如是反覆抹好幾次，也是徒然，只好停下。

這眞是無法解釋的現象，即使用科學的觀點去解釋，亦難以找到答案的，唐大衞呆住了！

結合昨晚的奇遇和發生的一切情況，他的心發毛，悔恨自己胡里胡塗的睡着，不知道以後還發生過什麼更奇怪、更不可思議的事，這，如今已無法追尋了。

顏然坐在房中發呆，忽然，電話鈴响起，他拿起電話，還未問對方是誰，話筒即傳來女子的聲音：「請不要抹去心形痕跡。」

八：找伍大嬸訴苦

原來阿雄內心有一種近乎變態的心理，喜歡身材嬌小而健美的女孩子，而阿芳正是這一個類型。就這樣，在伍大嬸撮合下，阿雄完成了心願。

阿芳自小就死了媽媽，只有爸爸，已經將近七十歲。她爸爸是個孤獨的老人，只租住一個床位，阿芳從十三歲開始，就離開爸爸，獨自過生活，這幾年來，她只是定期回去探望，給他一點錢。

伍大嬸替阿雄製造機會，讓他請阿芳去看電影，飲茶，這都是阿芳平日最喜歡的。大嬸當面問阿芳對阿雄的印象，阿芳說：「人倒沒有什麼，就是太木獨！」她看慣了電影裏的男主角，個個都是那麼瀟洒的。

伍大嬸終於物色了阿芳，還找到了雄的爸爸，與阿雄見了一面。老人喜歡阿雄，同意這宗婚事。就這樣，阿雄付出一筆聘金，請了五席酒，都是男家女家的同事，熟人。

阿芳結婚不久，她的爸爸就死了，現在唯一能向她進言的人，只有伍大嬸。

這一天，阿雄放下水果，叫了一聲：「姑媽！」便靜坐一旁，默默不作一語，顯得愁眉苦臉的樣子。

伍大嬸是個人生經驗豐富的老人，她一眼便看出阿雄有滿懷心事，便問道：「阿雄，你找我有事吧？姑侄上頭，有什麼事，你不怕直說呀！只要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帮你。」

阿雄未開聲先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阿芳最近一段時間上了一鋪麻雀癮，整日沉迷賭博，連家務也不理，弄得一塌胡塗。我放工回來，她還未回來。現在，我眞不知如何是好。姑媽，你替我勸勸她吧！」

「唉！」阿雄未開聲先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阿芳最近一段時間上了一鋪麻雀癮，整日沉迷賭博，連家務也不理，弄得一塌胡塗。我放工回來，她還未回來。現在，我眞不知如何是好。姑媽，你替我勸勸她吧！」

「你剛下班？」劉連蒂先問。

「是的，你換了髮型。」王大衞向她打量：「這髮型很好，更美麗。」

「我們飲下午茶去如何？」

王大衞點點頭，他們到附近一家酒店中的茶座上，當他們小姐走在路上，劉連蒂即說：

「我也看到過他們了，我目前是歌星，許多先生認爲交女朋友歌星不如寫字樓打工的小姐，他們是同事。你此刻和誰拍拖？大衞。」

「拍拖這件事已經過去了，我不料今天我們會在一起飲下午茶。」

劉連蒂對王大衞是抱歉的，看來三個男人中他最正當呢！問他叫一客公司三文治分而食之如何？他說好。當他們食三文治時，他問起他的父親對岸上的工作感興趣麼？答道：

「他還應得快。現在，我家請了一個女工。」

「我也希望在收入好些後，請一個女工，我們許久不曾在一起了。」她說。

「今天我感到幸運呢。」

「常看電影吧？你是影迷。」

「常看電影。」王大衞笑着：「一個人可以去看電影，却不能去的士高。」

「我陪你，讓我……」劉連蒂田指整齊着後問道：「下星期三有沒有空？」

「有的。」王大衞笑了。

于是劉連蒂與他約定，又提到那夜是她的私人假期。他們在座上相叙七十分鐘，王大衞搶付了帳，後來同上的士，他把她送到樓下。

此夕，劉連蒂隨李敬堂消夜，明天她才得到胡賽中的電話。兩天後，他們一起晚飯後，他送她到「聖安娜」的樓下。

下星期三，劉連蒂在路口候到王大衞來，他們在消西餐，九點半他們到了一家新的的士高，坐了許久才入舞池，他們共入五次舞池，論跳舞，她感到還是王大衞最好。一點二十分，他們在的士中揮別。她上樓後到床上，回憶這種，王大衞對她缺少了往日的熱情。明天早晨，劉連蒂得到胡賽中電話，問她夜來會會面如何？（一五九）

十三：御駕親征

他只說了一半，旁邊另一位小兵已經拉住他，示意不可洩露軍情。陳萬里急問：「國家有難，匹夫有責！凡我大明子民，都有權知道國家之安危！」

那小兵壓低聲音道：「前鋒四萬人馬已被瓦剌全殲，聽說連西寧侯和武進伯亦已殉國！」

青雲和陳萬里都大吃一驚，青雲聲問：「皇上可無恙？」

「聽說大軍正向西南行進，大概會由紫荊關回北京，道：「快走，又要下雨了！」

陳萬里急不及待，拉着青雲出關。

青雲道：「此去紫荊關路途不近，早知該買兩匹馬來代步！」

陳萬里道：「此乃小事矣，咱們快趕去！」

青雲忙道：「走那一條路呢？」

「先出關，查明去向再趕去一陣烈風，風中夾着雨點，青雲道：「快走，又要下雨了！」

陳萬里抬頭望望天空，道：「希望咱們能趕在瓦剌軍之前找到明軍，更希望三才書生不會混在軍中！」（三五三）

最怕大軍遇到瓦剌的精銳，則不但全軍被全殲之可能，連皇帝生命亦難保！」兩人馳了一陣，見前面有人行色匆匆欲進關，陳萬里連忙截住，問道：「這位大哥請了，請問大哥可知道聖上御駕率領的大軍，如今在何處？」

那人慌慌張張地道：「別提了，先前他們南行，後來不知怎樣又回來了，如今大概去樓來縣一帶！」

陳萬里再問：「瓦剌大軍可曾尾追？」

「這個在下不會聽人提及！」那人拱了拱手，轉身向關內方向急跑，忽又回道：「兩位千萬莫向西行，免受魚池之禍！」

陳萬里和青雲怎肯聽他勸？兩人走得更快。忽然灰暗的天空，迎面刮來了，初期，林小雅還和未婚時一樣，善對老年人。

老年人常常說：「一杯茶就失去兒子了。」其意在說，兒子有了老婆，就老婆親了。

其實，葉德善對老人家仍然一樣。

林小雅與葉德善，極力對老人家言聽計從。

葉老太也明白到，登記了結婚，是不容反悔的，正像俗語說的「米已成炊」了。

他們急於結婚，可能與「米已成炊」有關。既然如此，自己就是反對也是反對不來，倒不如順了他們的意。

葉德善和林小雅的結婚，就是如此。

這般，順利成功。

然而，結婚之後，却也不大順利了，林小雅還和未婚時一樣，善對老年人。

老年人常常說：「一杯茶就失去兒子了。」其意在說，兒子有了老婆，就老婆親了。

其實，葉德善對老人家仍然一樣。

林小雅與葉德善，極力對老人家言聽計從。

葉老太也明白到，登記了結婚，是不容反悔的，正像俗語說的「米已成炊」了。

他們急於結婚，可能與「米已成炊」有關。既然如此，自己就是反對也是反對不來，倒不如順了他們的意。

葉德善和林小雅的結婚，就是如此。

這般，順利成功。

然而，結婚之後，却也不大順利了，林小雅還和未婚時一樣，善對老年人。

老年人常常說：「一杯茶就失去兒子了。」其意在說，兒子有了老婆，就老婆親了。

其實，葉德善對老人家仍然一樣。

一二八：自我剖解

「但你道個冷防員，怎能遇一條水龍噴管，就可以滅滅我的報復之火呢？不錯，你勸告的話，我有時冷靜下來，尤其是在睡覺之時，會想到，覺得有道理。但是醒來，投入藝員、明星生活時，就另有一做法了！師兄，你不會在名利强光燈照射下的地方工作過，特別是我們從底層上升的女藝員的心態！」琦茜剖解自己。

「你跟老二簽約拍戲，就連賣身契也簽嗎？」

金火不解地問。

「爲他拍戲，我賺到一筆錢，總算安頓一家人的居住與生活！後來，爲讓兩個弟弟去外國讀大學，我向他借一筆錢，以爲以後拍戲扣除。想不到，老二的爹嗜棋高一着，結束關氏機構，使嘉禮面對現實！他從關家搬出來，要我和他同居，我不肯……但他還兩種氣體衝擊得强烈的離我就嘉菲，就逼迫爲我搞電影公司，才綁架兒子、拍照片逼父親投資！女人心，我有軟弱的一面！」她說。

金火轉身，定近床邊，重又在椅子坐下，灼切地搖着她還有點冷冷的雙手，說：

「從此，你就甘願做關老二的地下夫人？或者逼這個也不是，只不過是讓他藏起來的女人？」

淚珠搖閃在雙眼上，說：「其實，那次我找你商量，也不會有什麼結果……我只是想讓你知一些事實吧了！順便有機會去沙田看看我爸爸媽媽。」

緊握她的雙手放開，他說：「琦茜，你認爲已報復了！用不着再賣身！」

以手背揩去眼淚，說：「師兄，我過去也許太任性了！從蛋家妹到女明星，我性格的瓶子裡，就有自卑與自傲的兩種特殊氣體，它們永遠不中和，老是分別在一升一沉，彼此打架……方可明的離我就嘉菲，就逼迫這兩種氣體衝擊得强烈，我于是不顧一切要報復報復報復……」

「我已一再勸說，盡師兄的責任！」

一一一：去祛他的門

柯漕已經在醫院中住了三、四天了，但是，這幾個晚上，利彪沒再去騷擾薛雲英。

這天中午，他例是像空到醫院去探望了柯漕。只是，他並非眞正地要去探望柯漕。

同來後，他心中嘖嘖高興。他看到，柯漕的病實在已相當嚴重，相信短期內是不可能出院的。

晚上，趁翠兒上學，利彪就走上閣樓，去敲薛雲英的房門。

「誰？」實際上，她是明知故問。

「是我。」利彪的聲音沉渾。

「幹什麼？」

「你先開門吧！」

「什麼事你說呀！」

「怕我吃神你嗎？開門吧！」

一會兒，薛雲英終於把房門開了。

利彪的臉上露出了一抹勝利的微笑。

「什麼事？」她望着他。

「還用得說嗎？」利彪走進房去，一手把她攬在懷中。

「不，不要這樣！」薛雲英要推開他，目光望出門外。

「別怕，我已經把下面的鐵閘反鎖了，沒人能進來！」利彪說。

「我想過了，咱們不能這樣！」薛雲英又望他一眼。「我也不想這樣。」

「你別再這樣難了，那會隱死自己！」利彪說，「你也別騙我了，我知道你是需要的，從那天晚上起，我更加相信了！」

「……」她無言以對。

「今天我去看了老細，他不行了，對他，你還是死了那條心吧！」利彪又說。

東方朔范仲淹商高

古人古事

石樂先生：

東方朔，山東平原人，生而穎異，長七尺餘，少孤，由兄嫂撫養，二十二歲已讀書四十萬言，自稱文武全才。惠漢武帝求才詔上書自薦，大大詩讚自己，武帝奇之，令待詔公車府（人事處）拿一份乾薪俸，久未被召見。

東方朔看到武帝養了一批侏儒（矮人）做馬上表演的藝人，拿的俸祿和自己一樣，乃心生一計，歷他們說：「皇上來了，你們只管叩侏儒們聽了大恐慌，個個帝哭。東方朔教他們說：「皇上來了，你們只管叩頭請罪是了。」果然不一會，武帝來了，侏儒們叩頭號哭，武帝問明原由，召東方朔，責備不該恐嚇侏儒。東方朔說：「臣朔該死，但死活都要說。侏儒三尺餘，朝廷給俸一囊粟，錢二百四十文。臣朔身長七尺餘，俸亦一樣。侏儒奉此俸米，吃得肚脹，臣朔則錢得要死。臣言倘有可採，幸調整一下俸祿；不可用，撤職開缺，免得虛耗長安米糧。」武帝聽了大笑，因令在金馬門供職。

一個三伏天，武帝下詔賞賜從官鮮肉，承辦官反晚還未到，東方朔獨自拔劍割肉而去。承辦官後來告奏其事，武帝責朔，朔除冠叩謝說：「東方朔喲！東方朔喲！受賜不待詔令，何其無禮？拔劍割肉，又何其胆壯？割而不多，何其廉介？歸家贈妻，又何其仁愛？」武帝聽了又是大笑，反而賜酒一石，何其豪介？歸家與妻兒共享。

漢武帝的姑母館陶公主寡居，幸近少年董偃，偃之友袁叔，獻策館陶公主獻長門園作武帝遊憩之所。公主復稱疾，引武帝臨門視疾，乘機引偃見武帝，武帝喜之。以後常與偃騎馬、玩狗、踢球。後來武帝爲館陶公主在宜室（正殿之二）置酒，欲邀約偃入座，東方朔持戟殿下，上殿舉董偃三大罪，諫武帝不可納董偃於正殿堂。武帝說：「席已設，下不爲例。」朔說：「淫亂的累積可變成篡奪，宜室正地，不納邪辟。」武帝稱善而止。」東方朔又著「客難篇」、「非有先生論」等文以諷諫武帝，終其身未嘗獲罪，史稱「滑稽之雄」。

范仲淹，字希文，宋蘇州人，刻苦力學，胸懷大志，以天下爲己任。常自誦曰：「士當大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也。」讀書僧舍時，每日煮粥一盆，待凝結，以刀劃爲四塊，分早晚兩餐，用切碎鹹菜送下，而不以爲苦。此即范仲淹著名的「斷齏畫粥」之奮勉情形。

宋眞宗祥符八年，范仲淹登進士第。仁宗時，西夏趙元昊反，范以陝西徑略副使守邊數年，西夏相戒不敢犯，稱爲：「小范老子，胸中自有數萬甲兵。」後西夏乞和，向宋上表稱臣之書。（墨餘、新八七三九一）

曝光採用「倒易律」拍攝效果究竟如何

攝影院

何德生先生：

（一）拍攝時，曝光份量會比較細一光圈，配合較慢一級快門畧少；用最細光圈配合最慢快門，亦比最大一級光圈，配合較快一級快門畧多。這種情況叫做「倒易律失效」。在使用最高一級光圈或快門時，會不可錯過，總而言之，蘇州過後有艇搭，明日搵麥仔飲茶。」

次日，三人在茶樓密斟，袁野講了一番有力出力，又話擅住七八萬銀可以玩。

麥仔曰：「係咁亦唔錯呀。」

城市之光

三代人（八）

就要睡覺了。

婆婆越來越厭惡媳婚，媳婚也越來越覺得婆婆難於遷就。婆媳關係，越來越惡劣了。

幸而此時的林小雅有喜了，所謂一喜擋三災，葉老太亦因此轉而遷就她。

無聲的歌恋

文·牟子　畫·家裕

今天我感到幸運呢

「你剛下班？」劉連蒂先問。

「是的，你換了髮型。」王大衞向她打量：「這髮型很好，更美麗。」

「我們飲下午茶去如何？」

王大衞點點頭，他們到附近一家酒店中的茶座上，當他們小姐走在路上，劉連蒂即說：

「我也看到過他們了，我目前是歌星，許多先生認爲交女朋友歌星不如寫字樓打工的小姐，他們是同事。你此刻和誰拍拖？大衞。」

「拍拖這件事已經過去了，我不料今天我們會在一起飲下午茶。」

劉連蒂對王大衞是抱歉的，看來三個男人中他最正當呢！問他叫一客公司三文治分而食之如何？他說好。當他們食三文治時，他問起他的父親對岸上的工作感興趣麼？答道：

「他還應得快。現在，我家請了一個女工。」

「我也希望在收入好些後，請一個女工，我們許久不曾在一起了。」他說。

「今天我感到幸運呢。」

「常看電影吧？你是影迷。」

「常看電影。」王大衞笑着：「一個人可以去看電影，却不能去的士高。」

「我陪你，讓我……」劉連蒂田指整齊着後問道：「下星期三有沒有空？」

讀者詩詞

李老人詩二首

賀晶報創刊三十週年紀念

（一）

歲剛而立正英年，
文章益世似前賢，
論喜論憂解懇切，
墨筆摹鼓醒人魂。

（二）

善意良言晶報開，
讀者聽明續來，
何人胡謅充眞理，
自甘淘汰令人哀。

服務版按：謹向李老人先生致謝。（八七五六）

生命電話

人人都有一死！

安全快捷，服務第一

世界知識

美國的「地獄之火」乃地下煤在燃燒

地下煤燒燃有達數十年有關當局仍在研究滅火

通天曉先生：

請教朋友說，美國有所謂「地獄之火」，請問這是怎樣的火？　丁和

丁和先生：

所謂「地獄之火」，是指地下煤在燃燒。據最近的估計，美國在十六個州中，現時大約有二百六十多處的地下煤在燃燒。這些地下煤的燃料，不是近年才着火的，有的已經燃燒了數十年，有的已燃燒百餘年之久！雖然科學家一直在想盡辦法去撲滅這些地下火，但迄今仍無法撲滅。因此，美國的人便稱這些地下煤燃燒的火爲「地獄之火」。

這些地下煤層是怎樣着火燃燒的呢？

科學家說，其中有的是由草原火災、森林火災所引發，有的則是由行雷閃電所引發，有的則是由人們焚燒垃圾不慎所引致。

地下火燃燒至其上有人居住的城市時，即會威脅到地面上的居民。例如，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一處地下煤層燃燒的火，是開始於本世紀初年，到了一九六〇年，燃燒至芳賓夕法尼亞州塞尼里亞的地下火，是一比較嚴重的地下火，燃燒的是地下的無烟煤，是於一九六二年五月首次被人於一個廢棄的煤坑發現。一九八〇年，這地下火在塞居里亞市郊一處懸崖旁邊冲出地面；後區，但建議造地下水壩耗資巨大，而且不一定可靠。

有人提議由地面注水於地下以撲滅地下火。但計數顯示，所須的水量非常多；而且地面的裂縫不大。或人爲的地下鑽入的鑽孔不大，從這些途徑注入的水不多，遇到很高溫度的地下火時，不是將水化成蒸汽，而是將水分解成氫與氧（水是氫與氧化合而成），而氫可以燃燒，氧可助燃，這就反而會使地下火燃燒更旺。

美國科學家曾試用灌漿方法，亦無法撲滅地下火，因爲那些着火的煤層，實際上有許多縫隙通路通氣。

現時有人提出一種可行的辦法，就是因勢利導，使煤在地下氧不充足的條件下燃燒，然後用管道引出煤在燃燒時所產生的氣體，這就是現成的煤氣。（金德、新八七三〇）

厄倫城的地下火，使得這城市居民如生活在火爐之上，迫使這城市的全城居民均非遷徙他處不可。

美國政府曾花費了不少金錢，研究如何撲滅這些「地獄之火」，但滅地下火。有人提議建造提高地下水位的地下水壩來淹沒着火的煤礦。（五七六）

生理淺談

腎病患者血液呈現蛋白心臟血管硬化小心飲食

醫理淺釋

婆婆小姐：

已得上次給你的答信，我們對你說到患上腎尿病表示懷疑的了。現在又來信，又付來了一些化驗報告，結果是我們的推論沒有錯，你並非患上糖尿病，尿糖沒有的人，普遍有的了，問題只是否嚴重而已。在飲食上注意一下，不要吃含胆固醇食物，如脂肪、動物內臟之類，這樣就可以的了。如有必要，則亦可服食一些降血脂作用的藥物的，例如Lupelle藥丸，就有這種作用的了。

此外，多作一些活動這是可以的，對身體也是有利的。

頭痛，建議用一種Polytar洗頭水洗頭，這是有效果的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七三五九）

病的人，小便內應出現紅血球或蛋白質的。但這方面，你的化驗結果是屬於陰性的，應該是無事的。如仍有疑問，另找醫生檢查，最好是找腎科醫生作檢查，這樣就會更清楚了。

關於尊翁方面，年五十三歲，心電圖顯示心臟右側血管有輕微的硬化，如果情況並非嚴重，那是沒有問題的，因爲動脉硬化，那是四十五歲後的人，普遍有的了，問題只是否嚴重而已。在飲食上注意一下，不要吃含胆固醇食物，如脂肪、動物內臟之類，這樣就可以的了。如有必要，則亦可服食一些降血脂作用的藥物的，例如Lupelle藥丸，就有這種作用的了。

此外，多作一些活動這是可以的，對身體也是有利的。

頭痛，建議用一種Polytar洗頭水洗頭，這是有效果的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七三五九）

五月遊遊西南天氣佳氣風好光

內地旅行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和友人想五月中遊成都、峨眉山、樂山、九寨溝、長江三峽、武漢，行程、住宿、交通、遊覽名勝，請代爲安排。（時間不限）。

一班老人先生：

你的行程，宜先前往遊九寨溝，然後是成都→峨眉→樂山→成都→重慶→長江三峽→武漢。

從香港出發，乘搭直通火車往廣州，從廣州乘搭飛機往成都，到達成都之後，可參加成都青年服務社舉辦九寨溝、黃龍（保護區）七天遊，連參加券每位收費約人民幣六十元，不包食宿。報名處在錦江賓館對面及火車站總社。

遊罷九寨溝，返到成都，住宿於錦江賓館，安排四天旅程，包括灌縣的都江堰、青城山一天遊，新都縣的寶光寺、桂湖一天遊，此外杜甫草堂、武侯祠、望江公園安排遊一天，文殊院、王建墓遊覽一天。

從成都往峨眉，乘搭二八九次直快火車，遊峨眉起點爲報國寺，從峨眉火車站乘巴士往峨眉縣，再轉乘巴士到報國寺，遊峨眉要四天。

遊罷峨眉往樂山，從武漢，遊程三天。回程從武漢乘火車往廣州，最後從廣州乘車返回香港。（江嵐、新八七五五）

×　×

楊春美小姐：

中岳嵩山，在河南西部，鄭州西南的登封縣城北面。山嶺長達六十多千米，氣勢磅礴。

從鄭州出發前往嵩山有兩個方法：（一）乘遊覽車參加一日遊，鄭州火車站南口旁的遊覽車站，有少林一日遊團，每天上午七時出發，下午四時返抵鄭州，票價五元人民幣，不包括參觀門票及午膳，以下爲遊覽的風景點及每處的停留時間：密縣漢墓（一小時十五分鐘）、中岳廟（一小時十五分鐘）、少林寺（包括午膳共兩小時）、嵩陽書院（三十分鐘）。長途汽車，鄭州的長途汽車站有定期班次往登封縣，登封縣汽車站有定期班次往各旅遊點。乘長途汽車之好處，亦有定期班次往各旅遊點。乘長途汽車之好處，可以早點出發，中午時分到達目的地，下午時分可以遊覽名勝，晚上可以安排住宿。

服務坊街

通天曉主辦

身體不缺水而水量大而增加心臟負担有碍健康

通天曉先生：

請問喝水對身體有什麼好處？有沒有壞處？　通不曉

通不曉先生：

身體對水的需要，有其自動調節。比如出汗多了，身體內水份不足，自然就感覺口渴，促使去找水喝。又如吃得過鹹，血液中鹽份過多，也會覺得口渴，促使飲水加以稀釋，然後從尿中排除過多的鹽份。這和身體要補充能量時感覺肚餓的道理一樣。

水是身體一切生物化學反應產生各種機能所必須，如果沒有水，任何生物反應都無法進行，人就會死亡。

但是，喝水過多，亦有壞處。如果不感覺口渴，表示身體並不缺少水份。如身體不缺水而故意飲入大量的水，就會增加心臟的負担（因血液被冲稀），也增加腎臟的負担（因要排除大量過多的水份）。過多飲水，也使得體內水溶性維他命和礦物質隨尿排出過多，有缺乏這些維他命礦物質之處。

因此，如果不覺口渴，實在不要故意大量喝水。（盧大夫、新八七五三六）

牧函刊覆

通天曉先生：

請問通不曉杜漢民、雨中康乃馨、糖肥妹仔羅沙、何德生、丁和、石崇、張友冰、何翠冰、急代女、班老人、梅春美、高米

攝影室